

考应用到实践中呢？2012 年浙江台州黄岩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找到了杨教授团队，希望他们为黄岩西部的水库屿头乡的发展出主意。经过对屿头乡沙滩村的调研，杨教授团队发现当地有众多历史文化资源，如始建于元朝的太尉殿等等。但是沙滩村人口流失严重，从 2013 年人口 1202 人到现在只有 200 余人，同时存在资源浪费、建筑环境堪忧的情况。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来救沙滩村？对此，杨教授团队采用了“点穴疗法”，乡村中基本农田的保护是严格的，农民兄弟的房子也很难动。杨教授团队从公共建筑和公共活动场所入手，把沙滩村作为乡镇文化功能板块来处理，引入了乡村酒店、旅游项目、书院等功能。从 a 中寻找灵感，提取传统建筑元素，形成具有地方性风貌的新建筑。在改造过程中将专业用语转换为农民可以理解的俗语与当地施工队交流。将庙前广场塑造成供居民活动和游客游览的多功能场所；将兽医站改造为游客中心，植入游憩、餐饮、展览、写生等功能；改造民宿作为示范性项目，引导乡村业态。可以看到，针对沙滩村杨教授团队抓住了集镇功能板块中公共活动这个核心，“救活”了一个传统村落。

2014 年地方政府又邀请杨教授团队“抢救”乌岩头村，当地花费三百万原样修复了一栋四合院建筑，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杨教授再次强调生产力已经从 A 发展到了 B，不能像对待文物一样对待传统村落空间，一定要重新定义传统的功能。基于乌岩头村的发展现状，杨教授团队提出了“民国印象”这一主题，希望当地能承载影视基地、艺术家村等功能。由于传统的家族模式，当地的建筑聚合性很

强，建筑由廊道相联，空间的流动性让人惊叹。这种建筑空间的流动性不适合现在的家庭关系，但是适合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解题的关键在于找到空间和活动之间的匹配关系。杨教授团队从村头改造开始，用“点穴疗法”、“种子计划”的方式逐步改造了村头老桥、小卖部、工作坊、景观平台、中心广场以及先前改造失败的四合院建筑，建筑改造的在地性和完成度都很高。其中村头老桥还意外成为了婚纱摄影的圣地，又一个村落被“救活”了。

最后杨教授总结到，浙江黄岩实践作为城乡快速发展阶段的一种可持续发展尝试，目前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乡村规划中必须因地制宜，并通过各种手段激发村民进行参与式改造，共建自己的家园。

“中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启动会顺利举办

4 月 18、19 日，《中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工程院 2017 年度重大咨询项目在京顺利举办，与会领导有中国工程院相关院士，国家部委相关部门及北京市和天津市等相关部门的领导与专家等。

《中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是中国工程院 2017 年度重大咨询研究项目，该项目计划紧密围绕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和战略需求，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城市建设的问题与经验，深入剖析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带来的新需求新愿景，从建立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价值的体系入手，针对城市空间发展、环境资源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发展模式优化、安全减灾防灾、实施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中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选择。

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吴志强在会上做题为“特大

城市建设问题诊断”报告，同时对所在课题进行介绍。本次会议为项目启动会兼调研会，邀请城市建设相关部委和北京、天津市相关部门参加，从不同层面开展相关问题的调研讨论，听取相关专家意见，为课题的进一步推进打下良好基础。





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同济大学

电话: +86 21-65980048

传真: +86 21-65983414

邮箱: ciuc@ciucc.org

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文远楼 2 楼 218 室

网址: www.ciuc-cocreation.org

截止到 2017 年 4 月 28 日，
中心网站共有 161423 位访客

主编: 吴志强

责任编辑: 秦同娣

编辑: 裴培 秦同娣 范新素

责任设计: 宋一鸣

2017 / 04 / 28

CIUC NEWSLETTER

协同创新通讯

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长三角协调会新型城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

China Intelligent Urbanization Co-creation Center
Yangtze Delta Region Urban Economic Coordination Offic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思想聚焦 FOCUS

张立 | 乡村规划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导向 (上)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副教授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村镇发展处 副处长 (2015-2016 挂职)
现实问题

乡村规划存在着一些现实的矛盾，概括下来大体有十条，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即势、控、貌、产、需、编、施、缺、法、知。

1. 势：城镇化趋势与乡村收缩的矛盾
首先从中国城镇化大趋势来看，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镇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结果是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在国家人口总量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下，城镇人口增长的同时，乡村人口必然是一个减少的态势。虽然在十、二十年前，相关机构预测，我国人口增长的顶峰将在 16 亿左右。从图 1 中可以看到，深红色的曲线是城镇常住人口数量，虚线是（城镇）非农人口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城市中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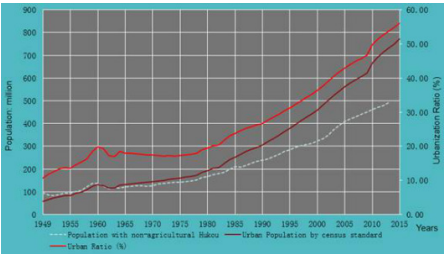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城镇化增长

图 2 中，黄色线条是我国历年农村人口数量，白色线条是城镇人口数量。很明显在九十年代末期，1996 年到 1998 年左右的时间段，我国农村人口总量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约 8.3 亿），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一次，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时间节点，但很少有人提起。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在 2010 年左右，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量，即城镇化水平超过 50%，标志着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了城市社会。同时城镇化问题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大家开始热烈讨论相关的城乡发展问题。读懂了这两张图，也就基本把握了中国城镇化的历程和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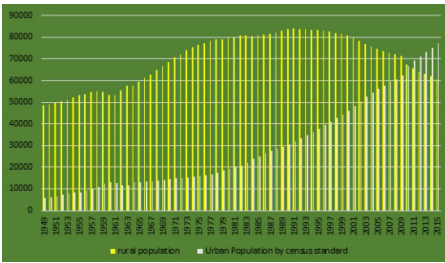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城乡人口增长演变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如果按照常规判断，（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的建设行为可能会减少，或者是基本没有。但实际恰恰相反，（尤其在

中西部地区）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或农民自发建设等，都没有停止过，这与城镇化的大趋势是相悖的。图 3 是南方一个村落村民的自建房，因为预算经验的缺乏和一些攀比的心态，常常会导致建房资金使用超支，最终建造不下去了，比如没有窗、没有装修或者外立面裸露等等。2015 年的调研发现，农村现在有一种状况——因房致贫，虽然房子看着很大很气派，但也许家庭存款寥寥，甚至还有很多外债以及（难以偿还的）银行贷款等。



图 3 南方某省某村的农民新建住房（注意外立面、窗户等）

图 3 是一位国外学者拍的，他访谈临走前要给他们拍一张合影，老两口不仅带着孙女，还把家里的凳子都摆上了。为什么摆那么多凳子？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想向来访者展示，他们的家庭过去多么兴旺，有十几口人，一个凳子就代表一位家族成员，但是现在他们都离开农村了，只有老人和小孩在这里生活。农村的空心化现象非常严重。

乡村在收缩过程中，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包括物质载体的风貌、环境保护等工作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导致了乡村文化传承载体的空心化，文

化遗产日趋箫条。在城镇化趋势下，在城镇人口仍将持续增长，乡村地区如何收缩？如何能够健康的发展？这是乡村规划体系建构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2. 控：政府调控与村民个体诉求的矛盾
第二个矛盾是与第一个矛盾有关联性的。按照一般推理，农村人口减少将使农村建设空间的需求也减少。因此，政府控制宅基地的总量增长。然而局部地区个别的增量需求客观存在，但政府的管控又太死板。加之农村宅基地的经济价值（潜在的被征收或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预期）愈发显现，所以一旦放开管控，可能就会更加失控、难管。所以，在中国的国情下，政策和改革不能太理想化，很多事情的操作都比较困难。



图 4 上海郊区某村的违法建设

以上海为例，（从区位而言）郊区的村镇的发展的条件基本差不多，但在现实中，村镇发展和建设状况却截然不同。有些地区乡村建设管控比较严格，村庄格局虽然比较有序，但村民的建房诉求依然存在；有些地区管控比较松散，村庄建设就较为杂乱，但村民仍然对现状不满意。这是政府调控和居民自身诉求之间的冲突。

可能在上海的郊区，这种冲突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相对其他地区而言，上海郊区农村的经济利益预期更大一些。图 4 是我们夏天去踏勘的某村，对于违法建设的管理非常松散，建设混乱。但同样是上海郊区，松江地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的试点区域，松江对宅基地的调控和农村的管理，差不多严格实施了二十多年，按照当地的说法，

二十年间基本没有审批宅基地，而是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推进农村土地整理工作，并且收效颇好。

3. 貌：风貌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的矛盾
第三个矛盾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2015 年 8 月，我去过南方某省的一个壮族村，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虽然沿途上地方政府官员一直在和我说这个村改造如何如何的好，但到了之后我是有些失望和失落的，之前图 3 右边那张没有窗户的照片，就是在这个村子里拍的。村民住宅和环境的确改善了，但是村子在两年前（图 5）的感觉跟现在完全不同，风貌很不错，但是现在全部拆除了……。所以，村庄在入选传统村落之前和之后的变化非常明显。我就在思考，当资金和外力介入之后，到底给我们乡村带来了什么？虽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建设乡村，改善人居环境，但是现实中的个别操作，将整个物质风貌和物质载体全部都破坏了。

另一个是西部高原某省的一个村落，海拔接近 3000 米。村落的格局，与周围山、农田和景观的关系，以及建设材料都很有当地特点。但是，走进村子里就会发现，这里居民的居住条件、建筑材质的抗震性都非常差。那么，乡村的风貌保护和居民自身的居住需求、生活需求，或者人居环境改善的需求的矛盾就十分明显的呈现出来了。



与此同时，在很多村落，建筑风格地域特色渐失，半城市化建设及仿古、仿洋盛行面的特点明显，场所的景观也在杂乱、人工化，乡村垃圾治理问题严峻。与此同时，外来的资本也在快速介入，图 6 拍摄于南方某省

的一个大型湖泊边，其建设风貌已经不像农村了，非常城市化的建设已经侵入到了我们的乡村地区。



图 6 南方某省一大型湖泊边的乡村建设

此外，还有农田景观去乡土化和去生态化的问题。比如，地膜被大量使用在农村土地中，虽然起到防水渗透、控制水土流失等作用，但使用之后如何清理却是个现实问题。还有水泥浇筑的农村灌溉系统，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是实实在在的，它作为一个生态的屏障阻碍了诸如蚯蚓之类小生物的正常活动，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对生物链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在欧美日韩地区，他们早年也做过此类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们都在反思，在往回走。比如日本，这些水泥灌溉系统正在逐渐被拆除，田间的道路也在倡导恢复成土和沙石的材质，让杂草有细微的生长空间，回归原生态。（摘自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未完待续！）



图 5 南方某省的壮族村落改造前后的对比（左图为改造后，右图为改造前）

新闻速递 NEWS

吴志强副校长在全国市长研修学院 做“城市发展规律”主旨讲座

4 月 13 日，吴志强副校长在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以“城市发展规律”做主旨讲座，提出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城市规划应充分尊重城市规律。讲座从城市化发展规律、城市生命规律、城市流动规律、城市空间规律、城市形态规律、城市群落规律六方面，以大数据的手段揭示城市发展规律。

首先，从城市化发展规律开始，详细阐述了 8 个典型国家的城镇化历程，在各国 50% – 60% 的城镇化率阶段爆发的城市问题及应对措施。通过对世界 214 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及人均 GDP 进行大数据追踪，提出世界各国的城镇化道路存在两种明显的分异，即体力的城镇化及智力的城镇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超过 50% 的历史节点，面临城镇化道路的历史抉择，应当准确把握城市化发展规律，判断城市所处发展阶段，制定城市发展重大举措从而避免失败的城市发展模式。第二，从城市生命的 7 个发展历程，孕育期、幼儿期、少年期、青年期、壮年期、老年期以及再生期，通过大量案例阐述了城市生命体在不同生长阶段的城市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从而揭示城市生命规律。第三，结合在都江堰、世博会等规划项目中对于人流、自然流、物质流的诊断、模拟，阐述如何遵循城市流动规律制定城市发展的重要决策。第四，通过归纳世界各大都市最新出台的空间战略规划，提出城市的空间布局应遵循其内在需求的规律。第五，从优化街道高宽比、通过绿色协调城市风貌等微观尺度，阐述城市形态塑造的规律。第六，从城市群落的发展规律角度，提出未来城市发展

不仅仅是走向世界城市，而是走向紧密联系的世界级城镇群。
讲座最后，吴志强副校长以北京副中心的设计项目如何充分遵循城市规律作为案例，揭示了城市发展规律的前沿应用。讲座取得参会市长的一致好评，反响十分强烈。



杨贵庆教授：乡村可持续规划—— 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黄岩实践

4 月 18 日晚，“可持续智能城镇化”2017 年春第十一讲暨第 190 期可持续发展沙龙系列研讨课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教学北楼 301 阶梯教室顺利开讲。主讲人杨贵庆教授带来了主题为“乡村可持续规划——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黄岩实践”的精彩报告。
杨贵庆教授以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城镇化历程的回顾开场，他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镇化的步伐不停歇，乡村对 GDP 的贡献越来越小，乡村领域几乎被人们遗忘。但是随着进一步发展，城镇化也遇到了瓶颈，没有乡村发展就不可持续，因此需要城乡统筹发展。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6%，仍有将近 50% 的人口在乡村。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向现代化重要的突破口，解决好这个短板才能实现进一步突破。

接下来杨教授详细阐述了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内涵认识，解读了如何看待历史文化村落，以及在什么样的语境和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城镇化是一个城乡发展的历史必然，城镇化从 20% 提高到 50%，我们国家用了三十年，而德国用了将近一百年。这种中国城市化的时空压缩，同时意味

着严峻的城乡社会经济矛盾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反思城镇化给乡村地区带来的巨大挑战。我国传统村落物质空间环境面临整体性衰败，整个区域中无一例外。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对于交通的依赖性给村落带来的外部压力，传统的村落发展不依赖于交通发展，社会的变迁给传统大家庭结构变化带来了根本性冲击，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又带来了更重大的影响，而在现代生活质量目标的追求中出现了对传统的离弃。

杨教授认为，当前我国传统村落再生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国家新型城镇化对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要求；生产力再次发生新的革命性变化带来了对于交通依赖发展模式的转变；“大城市病”催生了人们对于田园牧歌式环境的向往；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多元化也带来了居业的新选择。

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新的生产力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传统的家族模式转变为核心家庭模式，迁村并点是很客观的情况。但是对于传统空间的文化性来说具有挑战性。杨教授指出，放在我们面前的两难，可以用一个 IF-THEN 的模式来解释。如果传统的生产力是 A，生产力已经从 A 发展到了 B；传统生产力 A 对应的是空间模式是 a，同理，b 的产生是顺应生产力发展的。一方面 a 不能扔掉，但是 b 没能继承 a 的优点。所以解题思路就是寻找 a’ 的过程，既不能让生产力退回 A，同时不能扔掉 a 的精华。一个思路是如何改造 a，另一思路是新建的时候是否可以在 a 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这样 a’ 就创造出来了。现实情况是现在大家没有时间，也不想花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在寻去 a’ 的过程中，落实到注重培养传统村落再生的内在活力，即对产业经济活力、社会文化活力和空间环境再创造。不思考社会动力，为旧的物质空间环境定义新的功能，只顾表面的刷新是不会长久的。

如何将传统村落再生的理论思